

通志壹經解

0012
1411
276



門 12
卷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胡炳文通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趙氏名岐字邠。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卿東漢京兆人。

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

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文集孔叢子雖偽書然與趙岐未知其孰先。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後也姑存之。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者不必待耳傳而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中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通曰孔子世家終曰子思作中庸孟子列傳始曰受業于思之門。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便見聖賢相傳之統如此。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孟子卷之五

通志堂

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豈知孟子者哉

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

按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西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

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

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

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久未

知孰是也○魏君熹卒子孟軻去魏適齊朱子不從史記本傳也○輔氏曰詳考朱子之

說則當以史記古史為正代燕實湣王時事恐是後傳寫誤以湣作宣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輔氏曰此是太史公所見略與韓子論其所傳相似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子墨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

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韓子名愈字退之諡文公唐鄆州人○文集問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序說謂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自章注曰門人

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孰讀七篇

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荀子名

陵人揚子名雋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

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

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初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

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文集韓子謂

通志堂

孟子朱子序說

二

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只說那一邊亦自奏着這一邊。又曰孔

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

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

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

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

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首子思子皆其學也

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

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諸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

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唯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

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

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

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其主賤霸而已其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

輔氏曰學已到聖處

當作聖字

以其知言也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與夫

聖智巧力之證言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

氣未化有圭角見處故未敢便。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

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仲尼只說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

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

也。又曰子學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

周傳

固不可不識記言堯舜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謂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又曰孟子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

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

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

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

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

象無許多光耀也

覺軒蔡氏曰聞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宜第孟子儘雄辯。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然在學者分上則不必論此又曰言心聲也德之付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

楊氏曰子學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語若倒置何耶曰此語亦非無理但文意不全如有病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則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孟子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

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不見諸侯不先征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永嘉陳氏曰或謂孟子

見梁惠王又見襄王公孫丑乃發不見諸侯之問何也曰按孟子嘗言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

通志堂

是觀之君必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禮耳○熊氏曰此孟子出處第一義○通曰孟子嘗云往見非義今首書一見字集註特述史記惠王卑禮厚幣之事意謂孟子之見所以答惠王之聘使惠王不聘孟子孟子未必見惠王使湯不聘伊尹伊尹未必就湯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真氏曰孟子初見惠

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於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通曰富國彊兵四字出漢史商鞅以此說秦而秦國以彊集註以利為富國彊兵之類者意謂梁惠王見孟子之來疑其亦以商鞅之利秦者利梁也然其大病不徒在利字而在吾字大抵利物之利不可無利己之利不可有利於己必害於人此孟子所以深絕之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語錄心之德是渾淪

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習合宜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且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通曰集註釋仁字兼性情而言釋義字獨指心而言宜在事制事在心大抵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故集註先體而後用論語所謂孝悌行仁之本是以仁之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用言故集註先用而後體

言之後多放與傲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食

樂去聲厭食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
 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
 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
 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自乘之家諸侯之大夫

也 蒲田黃氏淵曰王與大夫庶人曰何以利固俱不可士為仁義之宗主所學
 者何亦胥曰利不可也○趙氏曰古者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
 車一乘故周禮甸讀為乘天子畿內地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地
 邑居園圃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國天子之公
 卿采地在畿內周禮所謂都鄙也雖上公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
 乘故稱千乘之家諸侯之國則畿外五等之封也大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
 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四百
 井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熊氏曰時諸侯僭天子地方千
 里故亦稱萬乘之國大夫僭諸侯采地逾制故亦稱千乘之家 弑下殺上

也饜食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

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

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
 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

流而無節故雖弑其君而盡奪之而其心猶有所不足也○通曰集註求利之
 害四字極有深意蓋利不可求上而為王惟求以利吾之國下而大夫惟求以
 利吾之家又下而士庶人惟求以利吾之身利字與害字相
 對吾與人對利於吾必害於人利不可求而害已隨之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己也通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
 子揭此四字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

下之仁義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上之人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

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狗人欲則求

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眉幼反

此孟子之書所以造如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

察而明辯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偏說

反側惟己是狗故曰人欲之私也○通曰集註一我字正是說上文三吾字忘我則忘物不分物我利心何由而生有我則有物物我相形利心由是而起子

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以不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字之中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五國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好去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纂其職仍稱太

史公西漢龍門人○或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

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

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

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

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德

陳章

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則必害於人誰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通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辭氣不迫而理則完矣○饒氏曰賢者亦樂此不樂此誇他心裏亦說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字子便說惟是賢者樂此出乎梁王

之意外○通曰賢者本無在外之樂然使孟子直以是而斥之非善導其君者矣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習戶用反於音鳥物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

音

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語錄靈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稜察

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忽而成如神之所為也

營謀為也攻治

平聲從後矣暇治禮義哉下音義凡做此

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

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為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

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

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

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

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

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箇仁義便說

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之時日害喪為同樂事實○通曰詩所謂庶民

子來民深樂文王之仁也鹿鹿攸伏物亦深樂文王之仁也書所謂民欲與之偕亡民深怨夏桀之不仁也文王之時人物如在春風和氣中皆樂文王之樂

而文王亦得以有其樂桀之時一皆反是矣朱子嘗云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章與此皆揭兩句為一章之大指然後一正一反結之前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

詩重見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盡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者饒氏曰他所以要民多者蓋富國自民而出古者一民便是一丁實欲富國而強兵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言鄰

國不卹與恤同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

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

心焉則末矣輔氏曰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外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洿鳥反密

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粥

余六反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

鄧佩

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擗

祖本反

節愛養之

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

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輔氏曰為治之初法制所以未

備者一則民生淳龐未用多為之防二則天下之事要非一聖人之所能盡也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鼈材木之類擗節愛養之事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通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永嘉陳氏以無禁為王道之始厲禁為王道之成殊不知集註於此政以厲禁為王道之始蓋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三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林民之取而有厲禁者

禁民不以時取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音軌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

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

趙氏曰右者一

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

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

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

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或問既曰魚鱉不可勝食

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

百畝

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

之家矣

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庠序

皆學名也申重

平聲

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

善事兄長

上聲下同

為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

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

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

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

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

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

去聲

之道以左

去聲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通曰上文言王道之始集註於此因言王道之成其始也博節愛養夫天地自然之利不至於傷物之生而已其成也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天地間之民無不得全其所以生者矣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

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通曰：古人行王道，步步是實。孟子論王道，句句是實。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

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永嘉陳氏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

日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為周武王。孟子是也。○通曰：義與命不是兩般義之在人者，即命之在天者。天下之人義之以為主，是即天命之以為天下主。天命固不在人心外，也不有夫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去聲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

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去聲其不仁而言其

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臣者固未

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

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疊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通曰集註以為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則此章亦當連上章看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則曰使民飢而死兩使字正自相反嗚呼為

民父母者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又何忍使之至於如是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

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後魏又數音獻地於

秦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去聲也言

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輔氏曰梁王之志欲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

及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洒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者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

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平聲也耨

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

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

樂於效死也語錄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

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通曰愚按語錄最見得秦有意於天下所以有意於魏孟子見梁惠之意安知其不以此時

魏猶可與有為而秦猶可以制耶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

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

音淨

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

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

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本意

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輔氏曰注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亦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志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

報而報則是忿懣者之所為耳忿懣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

至於大敗極壞而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

日之功其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熊氏曰當時七雄皆

大國也孟子獨惻惻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

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

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

可以制楚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闊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

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豈我誣哉○通曰

在於報怨者是以我之敗辱為恥也在於救民者是以民之陷溺為憂也憂民

陷溺而往救之是之謂王者之征是之謂天吏之伐惜乎惠王不足以知此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通志堂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

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通曰天下大勢必合于一然後定唐虞萬國皆合而歸于一至周則一千七百國猶合而歸于一也春秋之國十二戰國七則各自為主而不一矣秦雖力足以一之然方其合一之時寬仁大度之漢主已生於沛秦蓋為漢而一之也後之欲嗜殺人者可不以為戒哉天地生生之心人皆得之以為心彼嗜殺人者亦獨何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

音彊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壁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至田和始篡

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是為宣王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范氏曰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也○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通曰夫子罕言利而孟子直以為何必曰利夫子猶稱管仲之功而孟子直以為不足道是皆拔本塞源之論蓋其見二君之初欲先正其心術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

孟子直以為不足道是皆拔本塞源之論蓋其見二君之初欲先正其心術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釁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
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齧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
郊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
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音廓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
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通曰孟子一書言
心學甚詳此是第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
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忍得了○通曰愚

按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觶觶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土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
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
也通曰愚見我非愛其財當句絕蓋百姓以王為愛而王則曰我本非愛其財也然而易之以羊是以小易大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若以我非愛其

財連下句讀則宜乎二字說不去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厨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
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
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
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
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通曰未見羊則此理未形先儒謂未
字最有味蓋使齊王見羊如見牛則其不忍於羊者亦如不忍於牛矣但未見羊則此理未形故此心未發爾聲謂將死而哀

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通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忌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通曰所謂此心合於王者即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於其本心略得察識故此以下子思子皆教之以擴充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

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二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俞計反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

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饒氏曰集註推廣仁術則仁民

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上面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仁術心路也由此心路子推將去○通曰集註所以提起天地之性言者以惻隱情也自性上發出來故於人切而於物緩人之性最貴故也推廣仁術自情上推出去故仁民易而愛物難者物無情故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說去聲為長者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音亦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得

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

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曰因他愛牛之心說到這裏欲他因愛物之心反而至於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至於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之而至於愛物運諸掌與示諸掌運屬行示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齊宣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通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一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度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鍾直垂反度丈尺也度之謂稱平聲量之也言物之

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然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勿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其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事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通曰此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輕重長短之則本心中自有之在於自度而已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通曰此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之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

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

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涖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

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方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二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三言集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

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通恒此

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詩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通曰此是使民皆得以復其本心即

是王能充其本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八治字為理物之美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通曰此是使民遂失其本心即是王不能

充其本心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

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趙氏名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通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于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熊氏曰告齊君十二章
鄒一章滕三章魯一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
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夫聲

此以下皆子夏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頞子六反頞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

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

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常不與民同

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咸成池黃帝樂英五英帝樂韶舞樂濩湯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通曰此論樂也而范氏曰以禮樂治天下蓋謂徒樂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孔子之用韶舞放鄭

聲亦必先之以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故周子之論樂曰先王制禮法修教化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亦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楊氏之言曰樂以和為主然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程子亦曰無序則不和然則論樂必先論禮尚矣孟子以其言非好先

王之樂姑以樂告之究其本必好先王之禮然後能好先王之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亭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輔氏曰太宰九職以園圃毓草木藪牧養蕃鳥獸今乃以囿為蕃育鳥獸之所何也觀此章所言及文王靈囿所有與衛獻公之射鴻于囿春秋之書桑扈則可知矣況說文又有養獸曰囿之訓乎古者四時之田皆

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

故度音鐸間音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

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平聲○輔氏曰文王由方百里起不應有七十里之囿故疑其

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傳謂古書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饒氏曰孟子尋常答問不甚著相如此章只曰於傳有之何曾著相說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併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併坎地以

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音熏鬻音育句音鈎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

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

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

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

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

記輔氏曰寬洪者仁之量惻怛者仁之意○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志其孰大而執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不能敵大○通曰集註方說仁智二字未說到樂天畏天然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便見仁人之心即天之心曰明義理識時勢便見理勢之當然者即天也本文大事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事大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

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

反敷又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通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筭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趙氏

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至隨澗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如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

音恭

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

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

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書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

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曰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反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

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

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

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

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

人欲之分矣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

通曰夫子嘗以仁智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看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

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

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

而已也通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

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也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夸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去聲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真氏曰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致恣己之

樂是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符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歛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

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

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

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

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賄賂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見定公四年糧謂糗去九糒音備又之屬賄賂側目

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

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

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

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輔氏曰舊說以亡為喪亡然此四弊相等不應

樂酒之弊獨極言其喪國且下文但言荒亡之行耳亦未可便以為喪亡之亡也故集註創為此說當矣○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從獸無厭便是廢時

樂酒無厭便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行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曰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

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

曰徵為事史記樂書曰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和為物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

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

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

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

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通曰集註論先王之法則謂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論

今時之病則謂廢時失事皆自無非事者一句說來大抵民之事皆人主身上事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至若古人君臣相說之樂獨曰徵招角招者角為民徵

為事雖和樂中亦未嘗忘民事也惜乎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音潮諸侯之

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

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或問說者謂明堂齊

王僭禮之所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烝獨與平聲聲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烝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

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

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

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與豬同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上去聲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下如字使之養去聲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榮困悴貌饒氏曰都鄙用助津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

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平坦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市是兩事關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梁亦是兩事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王曰善哉三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君行者有裹糧也然後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平聲餼糧也戢安集

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貞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餘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平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語錄子思子答梁惠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引導之何而密事似易而難蓋不直其好勇好色則似若疎且易矣然必使之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通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無非人欲孟子之言則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也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饒氏曰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

矣

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志○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在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通曰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

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

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如

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因國人之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至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通曰大凡事可得而已者其事可忽不可得而已者其事當謹故曰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輔氏之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爾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

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

通曰進賢當出於人主之本心豈有所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謀之左右左右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諸大夫諸大夫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國人國人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親見其賢然後用之此其進賢而謹審之至也故集註未結之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季子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變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語錄傷敗彝倫只是

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紂兄之臂踰東家墻底便是絕滅天理丹書急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分而言之則如此又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饒氏曰賊是賊殺譬如一根株木賊義則傷他枝葉賊仁是傷他根本如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是賊仁賊義則又輕得些○熊氏曰賊仁便是殺人罪過賊義則似手足上有傷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

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懲夏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

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為篡弒之罪也勉建安人○通曰集註未引王氏之說蓋謂無子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弒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眾工人也姑且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益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

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子孟終身

而不遇蓋以此耳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段意上面是說任賢不如任匠下面是說愛國不如愛玉○通曰人君當以國家為重賢者當以所學自重君不以國為重自失其國賢者不以所學自重自失其學故庸君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而賢者決不肯自舍其學以從君之所好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

音快讓國於其相

子之而國大亂齊

鄧漢

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輔氏曰伐

燕實溥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事後世傳寫之誤也○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區區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

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去聲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

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輔氏曰文武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即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為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
食音似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
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倅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雨虹見音現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

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

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執縛符約反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

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

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

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旌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

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

豈可謂五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饒氏曰當時只

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喻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不當取之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通曰前章之首曰齊人伐燕勝之此則曰齊人伐燕取之勝之猶可也取之則非矣勝之而問曰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齊王之辭驕取之而問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齊王之辭懼矣孟子子惟以湯武之事告之者以其昨之勝今之取皆非湯武之師也范氏曰孟子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蓋堯舜之心純乎天理者也湯武之師行天討為天吏齊王之取燕民心果悅而天意果順否乎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

去聲

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

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

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

民豈不誤哉

通曰穆公歸罪於民是責子弟之不能衛父兄手足之不能捍頭目也殊不知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者其常也子弟之衛手足之捍則於其時之變者見之穆公不能責己之失其常者而責民之不能應其變者有是理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斲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亦作微幸而苟免饒氏曰緊要在效死而弗去○通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弗去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通已而

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大音扶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彊上聲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

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
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通曰集註須通

前章看兩處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夫理之所當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則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彊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子墨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見曲禮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見公羊傳襄公六年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

可也

語錄問集註云遷國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

楊氏曰

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

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

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語錄孟子對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勝是必亡無可疑者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畧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欬

他相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昔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覩他故日漸盛大若勝則實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君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生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任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祭禮何氏曰此嬖人告魯平公而曰或告寡人者蓋人君所行之非惟法家拂士能止之今臧倉特一嬖人耳故平公不欲顯其名覆護而言之也

○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又曰士是命士元士上士是命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吏之屬皆有祿以養之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

及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

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我為主，二者相為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亦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通曰：公伯寮愬子路，臧倉毀孟子，子路孟子之不幸，歟抑亦魯之不幸，歟？君子於是乎可歸之天矣。

孟子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輔氏曰：此必是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尚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真氏曰：齊

通志堂

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通曰或曰管仲儉或曰管仲知禮非孔子門人之言也今則孟子之門人亦有是問功利之溺人如此哉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弗又音勃 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荅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是不

安貌先子曾子也蹇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

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

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

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言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則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

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爾○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王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通曰範我馳驅而不獲者合道義之正而無計功課利之私雖不合乎時王道也詭遇而獲者不合道義之正而汲汲求合於時以成其功利之私霸道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禮文王世子文王

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五與爾三焉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

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

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萬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饒氏曰此一節當分作兩小節看由湯至於武丁以下言之難○又曰紂之去武丁以下言文王所以崛起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

茲音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
 至于四境言民居稠音密也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

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

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

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

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通曰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呂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此章時之一字凡累言之誰謂孟子不言易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

輔氏曰上章孟子亦既以管晏之功為不足為此復併王霸為言者丑方問孟子之說而

未能無疑習於世俗之論而不肯遽捨也○通曰霸之一字不能離諸其口公孫丑猶未能自拔於世俗之見然孟子養氣一段大議論因公孫丑之問而發之則亦未為無功於後學者矣

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

惑亦不動心之謂

語錄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當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動其心耳○饒氏

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要之無疑惑然後能不疑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不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通曰孔子四十而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

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語錄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

定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饒氏曰以必勝為主者北宮黜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為主者孟賁皆是有主則能不動故集註引程子有主之語釋之

不動心之道以自反而縮為主者曾子不動心之道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

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

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

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

不動心者也

輔氏曰註云黜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亦以其言而知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語錄或問施發語聲何也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輔氏曰註云黜務敵人謂黜專以必

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不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語錄北宮黝孟施舍只是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饒氏曰孟子因公孫丑有夫子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北宮黝孟施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曾齊王氏曰朱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

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語錄公孫丑問不動心章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是○饒氏曰或問孟子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曰孟子養氣之論原於夫子如此然孟子工夫全在以直養而無害上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但曰以直養孟子為關告子故加以無害二字蓋以告子之於氣非特不能養之而且

有以善之也然非公孫丑之問又不能發孟子之言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 聞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於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

張達

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語錄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潛室陳氏曰言上有病便是他心上有病當反求諸心可也告子乃言不求諸心則是他不知言處孟子與告子正相反故於誠淫邪遁之辭而知其所受病之處蓋誠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因其言之病知其心之病孟子所以知言○通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持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致音

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

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

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

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語錄志至馬氣次焉只是

一箇緩急底意思雖為至然氣亦次之蓋為告子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則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

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言蓋曰志專一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或問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言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輔氏曰註云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蓋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言言只得下在字○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通曰告子曰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曰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子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

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語錄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審

處得是其氣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通曰論語之終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極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按集成引語錄曰向來以告子不得於言謂是自己之言非他人之言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愚切謂語錄有定說有未定之說此猶朱子未定之說集成不當復引之以啓學者之疑使以此說為定則集註從之矣其不改者意謂言心聲也己之言有所不達乎理則舍置其言而不復求其理於心此所以為告子之不動心也若曰人之言則惟於古人之言有所未達不可舍置而不求諸心若夫與今人相接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舍置可也集成既從本說不必復引此說愚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文集浩然

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通曰朱子於四書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

子之本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眾又豈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軍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輔氏曰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疑惑恐懼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貼觀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

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惑○魯齋王氏曰孟子自然不疑不懼告子硬欲不疑不懼○通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然自首至此節節相應首曰四十道明德立之時此曰於天下之事無所疑則道明矣曰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則德立矣孟子當此時真能造此域所以四十而不動心也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

然不顧而已爾通曰冥然無覺與道明而真無所疑者相反悍然不顧與德立而真無所懼者相反集註字字首尾相應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語錄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

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六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通曰此段語錄亦與集註不同然不比前說知言處人已懸隔也故存之蓋謂公孫丑承上文言志氣故且問養氣而後及知言便如大學首章先言正心誠意而後及致知在格物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

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語錄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養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

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通曰至大至剛是指氣之本體就集註所釋

觀之又自分體用至大初無限量以體言至剛不可屈撓兼用言蓋氣之至大莫如天至剛亦莫如天人稟氣於天之氣即人之氣故集註引程子之言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但在天者本無欠缺本無間斷在人不能然者不能以自養之或得其所養又以有所作為以害之爾看集註又字見得養之者固不可無而害之者又不可有也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坎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

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通曰觀程子之說見得人氏之說見得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之正者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氣出來朱子謂一氣

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氣發出故朱子用此意而又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通曰集註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氣出來氣與道義初無彼此之間集註所謂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氣於道義猶有容主之殊義者人心之

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

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有為矣饒氏曰浩然之氣全在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地底常慈地浩然集註配者合而有

助之意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勇於為善為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通曰集註此疑懼二字是結以前疑懼字前言有此道義即有此浩然之氣自然無所疑懼此言無浩然之氣則所為雖出於道義亦未免於疑懼蓋必如此方見氣與道義合而實有助於道義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篋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

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

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

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

矣語錄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者一句上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為對襲字與生字為對其

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又曰生字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

夕之事○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到養處乃說集義而不及道何也曰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通曰集註釋集義謂事皆合於義釋義襲謂一事偶合於義釋生字謂自然發生於中釋取字謂便可掩襲於外真假之分內外之辨較然矣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又言自反不直見得孟子所謂養氣之論政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

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通曰告子

不知義而集註以為不知此理義字即上文所謂人心之裁制理字即上文所謂天理之自然孟子知言是能究極其理故能集義養氣生息不知理故反是

蓋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告子不知有在物之理豈知有處物之義其不能集義以養氣也固宜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

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

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音皮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

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

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

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語錄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大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必有事焉須

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把做事去窮○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有事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勿正勿忘勿助是養氣中一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正則有所待蓋必之意古人言正字皆謂必也○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男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揠苗者也是集義所生者故當以直養非義襲而取之

也故當無害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惟其非義襲而取之也故當勿正惟其是集義所生故當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潛室陳氏曰浩然之氣工夫綱領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所謂以直養者集義一段是所謂無害者必有事焉一段是養氣猶煉丹集義處是丹之藥料必有事焉四句是固製此藥料者有好藥料或固製不好反能害人此四句猶文武火丹豈無火火猛則丹便走惟慢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之久然後養得成丹此煉丹法未經煉時是朱砂已經煉後全是一粒火浩然之氣是將義理煉成蓋集義工夫緩則類於舍苗而不耘急則類於掘苗而助長若夫必有事焉則其心常自惺惺不少放下而勿正則又不當猛着力勿忘勿助長則既不失之緩亦不失之急惟孟子下工夫處有節度如此所以養成浩然之氣而能不以不動心○通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善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善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二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結曰害之也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

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

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

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

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

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

失也

語錄詖是偏詖只是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一邊二邊看不見便是為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

邊斜淫者說得周遮浩濳陷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詖辭初問只是偏了所以偏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有物隔了只見一邊初問是

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適如佛家之說○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說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說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饒氏曰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誠與淫屬陽邪與遁屬陰蓋誠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誠之深道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當看那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誠淫邪遁是病證誠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如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才見病證便告病源在何處○通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其所以然也特上文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

於其失者而知之也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

是四者之病矣

饒氏曰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誠淫邪遁起於誠○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通曰集註於此復提出蔽之一字為病之大源明與蔽正相反蔽於偏見者如暗中行荆棘動有遮隔明乎正理者如白日行通衢舉無障礙也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

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

其孰能之

語錄問孟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微而至者先政而後事是大本而末節目○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通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誠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皆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以見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者也

彼

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

疑哉

饒氏曰告子以義為外所以只要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一箇話頭用不得又換第二箇話頭是之謂遁辭○通曰孟子所謂四者之病之失雖不專為告子而言而告子之病之失正在於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程子曰心通

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

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

決矣

饒氏曰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通曰以四者之病推之告子受病深痼孟子是大醫工識見高明非惟知人之病且能照見病源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

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

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令孟子乃自

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

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

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林氏名之奇三山人○通曰前

段說知言養氣無餘蘊矣此已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

是何言也以深拒之語錄成已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通曰朱子又引了

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蓋智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智後仁智為體仁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智仁為體智為用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自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

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曰問

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遷遊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

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

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

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

章下篇魯齋王氏曰此下說開去說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矣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通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與平聲 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

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魯齋王氏曰依舊是自反而不縮此所以不為也通曰未嘗行一不義便是集義

是則其德之盛也雖不假乎養氣而其心之正也亦不外集義而已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且處於斯終身由而不自知夫子之功所以與天長地久雖堯舜不能與也又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

人固比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

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

索也通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

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

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其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

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

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

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鄒氏名濬陵人○或闕以執轅

西怨虞尚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

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輔氏曰

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

成已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

孟子通義

二十一

通志堂

蓋不容於有異也。通曰萬化萬事皆生於心。王伯之分只在心之誠偽。伯者本無為仁之心。姑以其國富兵強之力而假行一二為仁之事。人之服之非服其仁也。服其力也。王者即其心之所得者而推行之。自無往而非仁人之服之心。悅而誠服也。須看集註三箇心字。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道

不能免也

語錄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

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輔氏曰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辭詳味此意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徹直列反上音吐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處戶反鴟吁天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

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七八反也牖戶

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

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

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通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

下之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能肯德尊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

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

也活生也書作逄音換逄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通曰仁者明道不計功禍福榮辱非所計也孟子言不仁者之辱又言不仁者之禍為及時般樂怠敖者言也般樂怠敖便是失其本心矣其本心便是不仁不仁便是辱便是禍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無不自己之心求之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朝音朝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

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

語錄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

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不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四者而已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

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鏡氏曰問天吏二字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皆得而刑

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

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補曰後之為政者讀集註此數語當知所懼矣夫至毒無如寇

我而能使之為父子至親無如赤子而遂使之為寇讎豈人心之補反覆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語錄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

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真底曰天地造物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泥久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通曰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集註必推本於天地生物之心者以見人皆生於天地人之心皆天地生物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皆存之自失其所以為人爾惜哉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

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

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饒氏曰斯猶即也言先王之心無物欲之蔽才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眾人須待充廣○通曰上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眾人有此聖人亦有此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聖人如此眾人不能如此須看本文一斯字聖人有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有不待於推之者眾人必待於推然為物欲所害既不能存存則亦有不

能推者矣惜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

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

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

滿腔音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

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

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

即人欲之私矣語錄惻是初頭子隱是痛方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

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只是此心內虛

處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陸陽李氏曰腔子指人身言之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過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通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猝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略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

讓推吐來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

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

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

明其必有也

語錄先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閒斷了○勉齋黃氏曰暴虐狼鷲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狠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具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眾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蒲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語錄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

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北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又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曰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各自言孟子時異端蓋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

所以外邊才動中邊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嗚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饒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莆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緒也如縲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莆田黃氏曰自謂不能者是招人說謂其君不能者是應上面先王說先王之政念念不忍後之為人臣者猶不能引其君之志於仁乎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音現知皆即

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

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

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饒氏

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涸便是恁地休了所以集註說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兩始字之義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眾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通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皆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皆擴充之則有

以滿此心本然之量也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

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音誌而擴充之

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程子曰人皆

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通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

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 又曰四端不

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

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

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

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永嘉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通曰按饒

氏曰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尊氣不可執一看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以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具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

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
仁安能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
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語錄問如何是得之最先
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

謂心生道也有是心
斯具是形以生也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
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
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
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
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止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中夫
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
言之此章與仁則榮一章之意同皆是教
時君以擇術之意役字則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讎人役之役言不能行仁
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宜乎為人之所役則不當歸怨於人但

當反求諸我我若為仁雖大國豈能役之○通曰孟子於仁則以為尊爵安宅於不仁則以為人役與尊爵安宅正相反大抵有尊爵居安宅者役人而不役於人反是則為人役而不能役人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言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善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

通志堂

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

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

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其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

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

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饒氏曰集註無所係吝說舍字不待

勉強說樂字此是舜之所以異於人

處○通曰此章人但看得舜之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在於樂取諸人以為善樂

註發明舜禹子路其分量有聖賢之不同而其樂善之誠則一也子路樂於知

過故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樂於聞善故聞善言則拜隨其所得在人者皆

有以裕於己在己者皆可以及於人但其中自不能無聖賢分量淺深之異故

曰大舜有大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污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

袒音但

孟子通卷三

三十一

通志堂

大百〇五五六
楊音錫裸魯景反程音
程焉能之高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
 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
 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
 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語錄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
 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
 然也〇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知已當廉却以利自污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
 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〇又曰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
 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〇又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發
 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〇饒氏曰他人不羞汚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
 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立則必至於流而
 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

音洽側

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饒氏曰
聖人之

道大中至正所以萬世無弊纔偏便非聖人中正之道其流必皆有弊故君子
 不由〇又曰人之立身學伯夷易學柳下惠難〇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
 合乎中庸之道易為所不由夫子
 之道大中至正之準以孟子所願學

孟子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甲五小二百十三

五子通卷三

三十四

天渠

